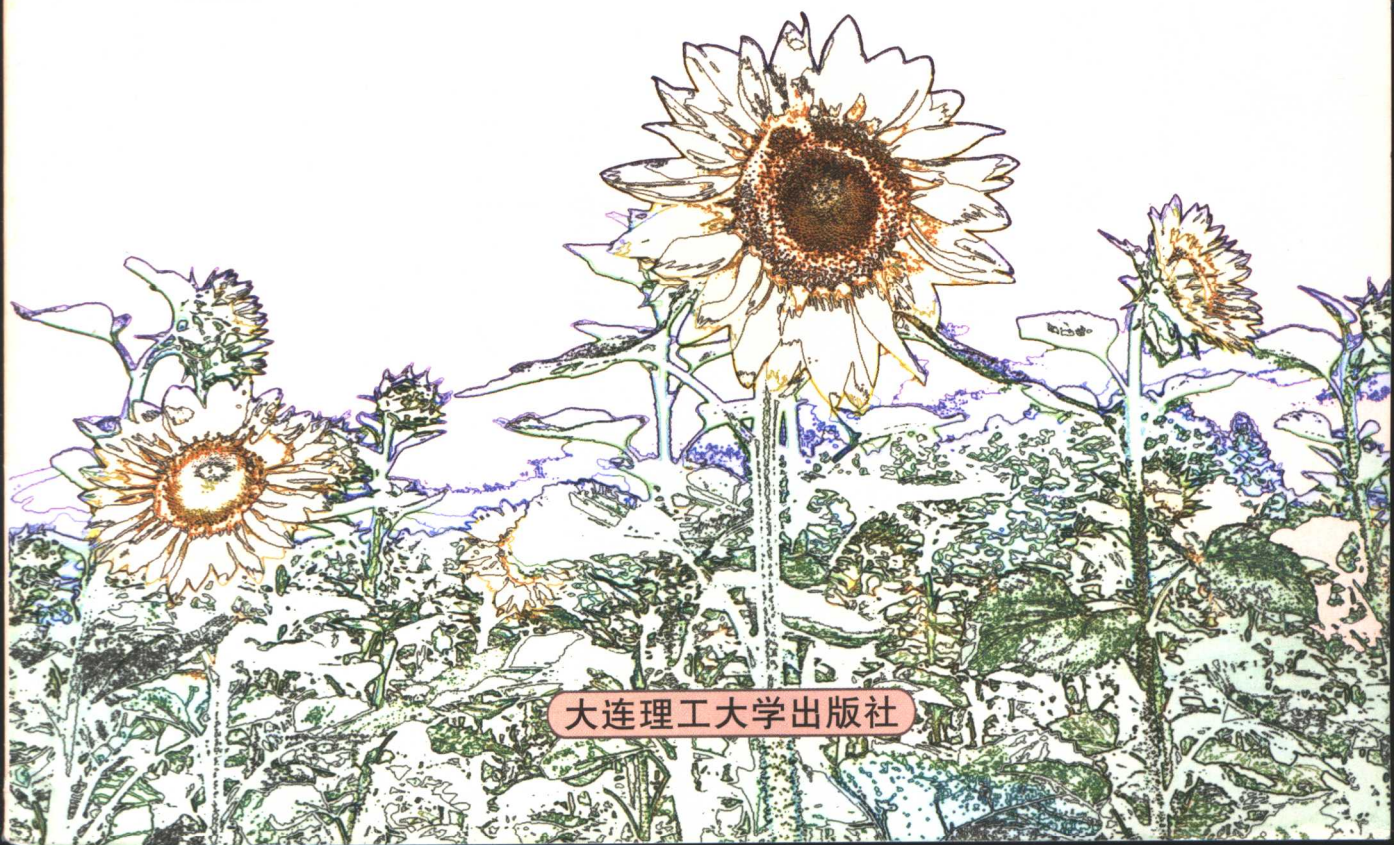


LIAOHAI XUELIN

辽海 学林

(2006卷)

辽宁省语言学会 组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辽海学林

LIAO HAI XUE LIN

辽宁省语言学会组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海学林. 2006 卷 / 辽宁省语言学会组编.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5611-3372-3

I. 辽… II. 辽…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550 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大连市软件园路 80 号 邮政编码: 116023

发行: 0411-84708842 邮购: 0411-84703636 传真: 0411-84701466

E-mail: dutp@dutp.cn URL: <http://www.dutp.cn>

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张: 16 字数: 355 千字

印数: 1~35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新锋

责任校对: 秋 实

封面设计: 孙宝福

定 价: 50.00 元

序 言

辽宁省语言学会会长 陈 榴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继去年《辽海学林》第一辑出版之后,《辽海学林》第二辑又挟带着收获的喜悦向我们走来。我们的《辽海学林》就像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婴儿,如果说第一步还有些蹒跚,那么第二步就显得坚实多了。值此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本辑论文的作者表示祝贺,并向为本书出版作出巨大贡献的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

一年来,我省文科研究生教育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申博成功,实现了文学院博士点零的突破;此外,辽宁大学与辽宁师范大学已被批准为中文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已经成为我省培养文科人才的高地。再以我省高校的汉语言学科为例,拥有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有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渤海大学,拥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授予权的学校有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和沈阳师范大学。对于只有4700万人口的辽宁省来说,汉语言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已然形成规模。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标志着我省文科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研究生的扩招,研究生的数量迅猛增加,导致他们发表科研习作更趋困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辽海学林》应运而生。《辽海学林》的出版,不仅为广大文科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发表科研习作的平台,而且为我省语言事业的发展构建了一个交流汇聚的园地。去年,《辽海学林》第一辑问世之后,立即受到了辽宁省社科联的关注,认为是我省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省民间学术活动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辽海学林》的出版也受到了广大文科研究生的热烈欢迎,被认为是“雪中送炭”的盛举。面对着《辽海学林》在我省学界引起的广泛反响,我们愈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我们唯有临深履薄、再接再厉,方能不负众望,踵事增华。我们也希望广大文科研究生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踊跃来稿,共同携起手来,把



《辽海学林》办得更好。最后,我们还要寄语广大的投稿者,进一步提高稿件的质量,严格按照出版要求撰写和提交论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备《辽海学林》第三辑的出版工作,力争明年暑期出版,希望广大文科研究生、教育硕士及研究生课程班的学员积极投稿。

又是一个轮回。对《辽海学林》第三辑,寄托着我们 365 个深深的祝福,衷心祝福《辽海学林》常办常新。

目 录

序言

浅谈《论语》中的“重言”	张 闳(1)
部首含义的历时演变	迟文敬(5)
“很多”与“很少”用法比较	李炳媛(7)
“不”与“没”用法浅议	韩婷婷(10)
“竟”与“反而”辨析	徐春秀(14)
“居然”与“竟然”的表达差异	孟凡铃(16)
字母词的界定及流行原因	裴昕月(19)
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文化因素分析	喻言虎(22)
万取一收,尽得风流——就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谈中国古典诗歌含蓄性	邓 瑞(26)
意识流与诗歌含蓄性	陈志扬(29)
两汉经学与汉代政治的互动关系	唐旭东(33)
论《诗经》中的亲情文化	李玮玮(39)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	赵菲菲(42)
《离骚》中的形象分析	张海霞(46)
秦汉散文中的人物描写	宋 曼(50)
司马迁对商君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探析	李 波(54)
司马迁对商鞅贬大于褒缘故分析	邓 瑞(57)
书画杂记文体特征浅析	李宏娟(60)
浅谈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行状文	张 柳(63)
唐代题跋文初探	郝 静(67)
唐代武侠小说兴起的社会原因	郭志坚(70)
浅谈《边城》的悲剧性与人性美	姚秋霜(73)
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化意蕴	陶慧敏(77)
《一位陌生女人的来信》主题探索	邢春华(81)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	岳峻峰(84)
初中语文教学与审美能力的培养	赵 芳(86)
“美读”与“美育”	李长虹(90)
语文课改要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	王岩松(93)



语文教学模式与教师教学个性化	石 鑫(96)
语文教学中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段 丹(99)
阅读教学中的体味与鉴赏	张 英(102)
语文课堂教学创新尝试	苏立君(105)
小学课堂教学中的组合模式	孔 玥(108)
语文教学中的愉快教学	高 巍(111)
中专生语文学习现状及对策	张玉杰(113)
学习兴趣与语文基本功的培养	徐 嘉(115)
学生参与语文教学活动初探	吕秀艳(117)
语文教师应注重对教材的个性化解读	缪 畅(120)
精研课文 模仿提高	巴 晶(123)
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	王迎秋(126)
注重方法指导 提高阅读能力	郭颖秋(129)
浅谈初中文言文教学	孙轶男(132)
把握四环节,轻松学文言	岳琳琳(135)
文言文的诵读教学不容忽视	孙洪雁(139)
文言文教学点滴谈	王 晶(142)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谈高中诗歌教学	程 玉(144)
让阅读教学激活心灵的课堂	胡 岩(148)
写作教学与创新思维	王桂芬(151)
生活营养与作文	曲竹倩(153)
培养写作兴趣 提高作文水平	左秀杰(155)
关于快乐作文的几点尝试	金 辉(158)
游戏与作文——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学生写作	张璞男(162)
快乐作文探析	王成文(166)
浅谈如何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	金明霞(170)
写作教学中学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晓棠(173)
作文教学中“先行组织者”的表征	赵 波(176)
传统人文精神在语文教学中的现代化转型	顾怀敏(180)
以兴趣引领儿童课外阅读	王 燕(185)
初中英语新教材特点及教法探析	张 艳(188)
语文教学应加强人格教育	张春丽(190)
朗读与语文教学——浅谈朗读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张立祥(193)
让习作走进生活,让生活走进习作	付 霞(195)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崔锦萍(198)

关于创新教育的思考·····	徐秀春(201)
后进生转化个案探究——兼谈“赏识教育”·····	姜连君(203)
关于现代语文教育的思考·····	宋 阳(207)
提高德育教师素质探析·····	陈祥玉(209)
谈班主任工作的“严”与“细”·····	范春静(211)
师生情感交流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	韩天梦(213)
中学语文教学与重视学生心理健康·····	房 坤(216)
网络与电视传播特点之比较·····	刘 娜(219)
“修辞立其诚”与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意识·····	刘 畅(222)
浅谈职业教育中的数学教学·····	徐秀春(226)
朗读教学方法探析·····	孙 红(228)
孔子天命观阐释·····	许维梯(230)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的运用·····	李瑞红(233)
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反思·····	王 东(237)
近现代中国写实油画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潘自铎(241)
浅析国家助学贷款实行难的问题·····	李春茹(244)

浅谈《论语》中的“重言”

张 闻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 要:中国古代的语文学者把凡是 AA 这样的结构统称为“重言”。以今天的语言学观点来看,这种称呼过于笼统。《论语》中的 AA 式结构共出现 32 例,不计重复的有 24 个。我们认为它们都是词,根据其词义特点和内部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

关键词:重言 AA 式单纯词 AA 式合成词

中国古代的语文学者把凡是 AA 这样的结构统称为“重言”。以今天的语言学观点来看,这种称呼过于笼统。古代的小学家由于仅仅立足于这类语言现象的外在形式为两个字的叠用,故把它们都视为一类统而称之。这说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者还没有建立“词”的概念,字词不分;另外,目前的古汉语研究中还存在着术语混乱的情况。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论语》中所有 AA 式结构来探讨古人所谓“重言”的不同类别。

首先,我们认为古代汉语,主要是先秦汉语的所谓“重言”现象绝大部分是词,只有极少数的语言地位不太好判定。《论语》中的 AA 式结构若是引用先秦其他古书的,不做考察;另外,像“贤贤易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特殊用法,也不列入考察范围;同时也剔除了“切切偲偲”,由于它不是 AA 式结构,所以也排除在外。

《论语》中的 AA 式结构共出现 32 例,不计重复的,有 24 个,它们分别是:郁郁、彬彬、申申、天天、荡荡、戚戚、洋洋、恹恹、巍巍、空空、循循、恂恂、便便、侃侃、闾闾、与与、怡怡、蹢蹢、愉愉、行行、硿硿、栖栖、

滔滔、堂堂。这些词中既有单纯词,也有合成词。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词义特点和内部结构的不同。下面分两个部分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论语》中的 AA 式单纯词

《论语》中有 AA 式单纯词 9 个。和其他类型的双音单纯词一样,AA 式单纯词的词义特点是“以声为用,义存于声”,即词的意义主要负载在它的语音上,文字只是标示音节的符号。虽然它有两个音节,但两个音节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合起来构成一个语素,表达一个单纯的意义。如果把两个音节拆开,则单个的音节没有意义,不具备一个语素的资格。从 A 与 AA 的语义关系来看,AA 是一个词,A 只是这个词中的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因此,这种 AA 式“重言”结构,实际上重叠的是音节,把它们称作“叠音词”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叠音词应指且仅指这种重叠的对象只是一个音节而不能成为语素的单纯词。古代汉语的双音节单纯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叠音词,另一种是连绵词。两者的相同



之处是两个音节合起来表示一个语素而不能拆析；它们的差别在于构成词的两个音节之间语音上的联系不同，前者的两个音节完全相同，后者的两个音节之间则是双声、叠韵或既不双声也不叠韵的关系。因此，叠音词是与连绵词相对的一个概念。

在《论语》中的 9 个 AA 式单纯词中，从记录词的一个音节的文字与整个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该文字就是为这个词而造的。它们的特点是记录词的文字的造字对象即这个词。因而文字的意符往往和叠音词的意义相合。这和单纯词的“义存于声”并不矛盾。因为这类叠音词的意义主要还是由这两个重叠的音节决定的，在文字形式上也只有相应地把两个字重叠起来才能表示这个词，单个的字是不表示任何意义的。如：

怳怳而不惧(《泰伯》)

“怳怳”，诚恳的样子。“怳”字是专门为“怳怳”的一个音节而造的，“怳”字从心，与单纯词“怳怳”的意义相合。“怳”字始终用来记录叠音词“怳怳”，而没有另外表示一个相应的单音词。

《乡党》篇中的“侃侃如也”和“蹢躅如也”中的“侃侃”和“蹢躅”都是如此。

第二类是没有专门为这个词造字，而是借用与该词音同或音近的词的文字形式来记录这个词，即这种词在文字上属于“本无其字”的假借字。这种文字假借打破了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文字与词之间的固定的音义联系，所以仅通过文字一般很难了解意义。例如：

郁郁乎文哉(《八佾》)

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与与如也(《乡党》)

行行如也(《先进》)

硿硿然小人哉(《子路》)

鄙哉，硿硿乎(《宪问》)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宪问》)

“郁郁”，有文采的样子。《说文》：“郁，右扶风郁夷也。”

“洋洋”，美盛的样子。“洋”，本是水名，汉江支流。《说文》：“洋，水出齐临朐高山东北入钜。”

“与与”，行步安详的样子。《说文》：“与，党与也。”《孟子·告子下》：“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

“行行”，很刚强的样子。《说文》：“行，人之步趋也。”《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硿硿”，固执的样子。“磬”之古文作“硿”。

“栖栖”，忙碌的样子。“栖”，指鸟类停留歇息。《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

二、《论语》中的 AA 式合成词

《论语》中的 AA 式合成词有 15 个。这类词的主要特点是其重叠的对象 A 是一个语素，而不仅仅是个音节。和其他类型的合成词一样，A 作为一个语素，有明晰、完整的意义。但合成词的意义不等于两个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的融合。因此，把 AA 式合成词也称为“叠音词”是不恰当的，这是把单纯词和合成词混为一谈。叠音词和连绵词相对应，都属于单纯词，而 AA 式合成词应是合成词的一种，它是除了复合式、附加式以外的又一种双音合成词。为了和复合式合成词、附加式合成词保持一致，不妨叫它“重叠式合成词”。重叠式合成词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与先秦开始出现的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趋势密切相关。

重叠式合成词根据其中一个语素的不

同特点来看,可以分为两类。AA 中的 A 为不成词语素的为第一类。它的特点是 A 不能单用,只能和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合成词。《论语》中只有 4 例:

文质彬彬(《雍也》)

閻閻如也(《乡党》、《先进》)

巍巍乎(《泰伯》)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微子》)

“彬”、“閻”、“巍”和“滔”作为语素,各有自己的意义。“彬”,文质相和。“閻”,和说而诤。“巍”,高。“滔”,水漫的样子。但它们都是不成词语素,不能单用。

AA 中的 A 是成词语素的为第二类。这一类的特点是 A 可以作为一个词单用。《论语》中这类词有 11 个,它们占优势和先秦汉语以单音词为主有关。单音词作为语素即是成词语素,所以先秦汉语中成词语素在语素中占大部分,而只能作合成词的构词成分的不成词语素数量极少。这一类,根据 A 和 AA 的语义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小类。

第一小类:A 可以单用。若 A 是形容词,AA 则表示 A 的程度的加深。如:

小人长戚戚(《述而》)

“戚戚”,忧愁的样子。《诗经·小雅·小明》:“心之忧矣,自诒伊戚”。“戚”,忧愁貌。“戚戚”的程度比“戚”深。

下面句子中的 AA 式结构也是如此:

君子坦荡荡(《述而》)

怡怡如也(《乡党》、《子路》)

兄弟怡怡(《子路》)

空空如也(《子罕》)

便便言(《乡党》)

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古书中 A 单用的例子: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

《国语·晋语》:“(新稚)狗之事大矣,

而主之色不怡,何也?”

《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

《论语·季氏》:“友便佞,损矣。”

可见,“荡荡”、“怡怡”、“空空”和“便佞”分别加深了“荡”、“怡”、“空”和“佞”的语义程度。

第二小类:A 可以单用,AA 的意义虽然和 A 没有十分明显的联系,但却是由 A 引申而来。如:

愉愉如也(《乡党》)

循循然善诱人(《子罕》)

“愉愉”,满脸和气的样子。《诗经·唐风·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愉”,快乐。“愉愉”的意义由“愉”引申而来。“循循”,有步骤的样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循山而南”。“循”,顺着。“循循”的意义由“循”引申而来。类似的还有下列句子中的 AA 式结构: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

恂恂如也(《乡党》)

堂堂乎张也(《子张》)

结 语

以上我们考察了《论语》中的所有 AA 式结构。其语表形式同为 AA 的语言单位,实际上包含了两种语义特点和内部结构都不同的词汇成分,一种是叠音词,一种是重叠式合成词。重叠式合成词的存在和发展是与先秦开始出现的汉语词汇复音化趋势密切相关的,它是合成词构词方式的一种。在重叠式合成词中,其单个语素为成词语素的占了大部分,明显地反映了先秦时代虽然已产生了词汇复音化的趋势,但汉语中单音词仍占绝大多数的事实。在重叠式合成词的各种类别中,两个重叠语素意义上融合,融合后的意义不完全等同



于单个语素是其共同的特点,这和其他类型的合成词的语义特点是一致的。《论语》中的 AA 式结构都是词,这种 AA 式结构和现代汉语中的构形重叠不一样,它是一种构词重叠,即这种结构都属于词汇单位,整个 AA 式结构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现代汉语中的构形重叠,如“看看”(看看发生了什么)、“天天”(我天天到这来等你)“好好”(你要好好学习)等,都是在基式 A 的基础上重叠而成,重叠后产生了附加的语法意义,其基式 A 处于词汇平面,而重叠式 AA 属于语法平面,是表示一种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不是词汇单位。构形重叠在《论语》中还没有出现。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2] 周光庆.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 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3] 马真. 先秦复音词初探. 北京大学学报. 1980(5)
- [4] 何九盈. 古汉语词汇讲话.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5] 赵克勤. 古汉语词汇问题.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 [6] 徐朝华. 上古汉语词汇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部首含义的历时演变

迟文敬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 要:部首作为字词典中排检汉字的一种方法始创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它至今仍被各种工具书广泛使用。《说文解字》阐释解析的对象是篆文,而后汉字经历了隶变和楷化,从形体到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牵带部首概念的含义也随之改变。本文侧重讨论部首含义的历时变化。

关键词:部首含义 偏旁 历时演变

部首概念始创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为排检汉字的方法,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 9353 个篆字主要按所含偏旁的不同归并出 540 部,每部的首字称为部首。近两千年来,汉字的形体和结构先后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牵动部首概念的含义也跟着演变,这种发展和演变要求人们须以历时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它们的时代特点和时代差别。

许慎创建部首主要着眼于对偏旁的归类,他在《说文解字》中编排的 540 部有 504 部是依据合体字的偏旁归出的类,约占部首总数的 93%。其他 36 部是独字部首,即一部只有一个字,如“甲、丙、燕、易、久、才”等等,约占部首总数的 7%。因为绝大多数部首的建立基于对偏旁的归类,所以考察部首的古今演变还须从偏旁入手。

汉字形体演变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五大主要历史阶段,而每一个阶段的字形形体 and 结构都有自己系统性特征。从结构上看,汉字从独体发展到合体,偏旁概念便产生了,每个合体字至少由两个偏旁组成。由于甲骨文、金文、篆

文等古文字的合体字都是以能独立成字的或表意或表音的偏旁组成,所以偏旁这一概念如果是针对篆文及以前的古文字可定义为:偏旁是合体字中具有表意或表音功能并能独立成字的构字单位。由于《说文解字》约 93% 的部首是据合体字所含偏旁归出的类,所以部首这一概念若是针对这 93% 而言可定义为:“部首是具有字形归类作用的偏旁,是字书中各部的首字。”(见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这样给部首定义虽然概括的是 540 部中的绝大多数,但毕竟不是全部。如考虑再严谨一些,把“甲、丙、燕、易、久、才”等 36 个独字部首也包含在内,即针对《说文解字》的全部 540 部,那么则应定义为:部首是字书中各部的首字。与 504 个由偏旁充当的部首相比,“甲、丙、燕、易、久、才”等 36 个独字部首被许慎处理为只领属它们自身一个字,而其他部首则领属多个字。

汉字发展到秦汉时期进入了隶变楷化阶段,先是隶书对篆文进行了重大改造,它通过解散篆体改曲为直、省并、省略、偏旁变形等变革手法使汉字的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革使原来篆文合体



字中能独立成字的或表意或表音的偏旁，有许多变成了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纯记号。如篆文的“春”字，从草、从日、屯声，是形声字，隶变后草、屯两个偏旁合并为“𦰩”字头，变成了一个既不表意又不表音的记号。汉字楷化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汉字经过简化，合体字中记号数量再度大量增加，如“雞”简为“鸡”，“趙”简为“赵”，“鸡”中的“又”，“赵”中的“乂”变成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纯记号。与传统偏旁相比，隶变以后及现代汉字偏旁增加了记号这一构字成分。

汉字形体和结构的演变不仅使偏旁含义发生了变化，同时它也牵动部首的含义跟着改变。这里我们仅以《新华字典》为现代字书的代表，看看现代汉字部首的情况。《新华字典》设部首总数 189 个，其中有 50 多个现已不能独立成字，约占部首总数的 26%，如单笔的“一、丨、ノ、丶”，复笔的“冫、ㄣ、イ、彳、扌、リ、艹、宀、辶、廴”等

等。它们都是现代汉字工具书中的部首，但却都被传统部首的定义甩在了外面。如果现在仍然沿用“部首是具有字形归类作用的偏旁，是字书中各部的首字”这样的定义去阐释部首概念，这显然与实际情况相悖。50 多个部首已不能独立成字，可却依然用“首字”来称谓它们，把它们归到“字”的类别里，这是明显的逻辑矛盾。更甚者，部首中的单笔部首是偏旁的下一级构字单位，它们连做合体字偏旁的资格都不具备，更谈不上是字了，“首字”就更无从谈起。为解决部首定义与其所含对象不符这种矛盾，我们尝试为部首概念重新定义为：部首是字书中具有字形归类作用的部目。作为一部之首，它们可以是笔画，也可以是成字或不成字的构字单位。这样，不管是《说文解字》里的 540 个部首，还是现代字词典里的单笔部首和近 50 个不成字的复笔部首就都可以包含在部首概念里面了。

“很多”与“很少”用法比较

李炳媛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 要:外国留学生在“使用”很多”和“很少”这两个反义同构的偏正词组时常产生偏误,本文以可以说“有很多机会说汉语”,而不可说“有很少机会说汉语”;可以说“很少下雪”,而不可说“很多下雪”为例,尝试从语法、语义和词义等方面对这两个词组在具体运用上存在的差异进行辨析,并揭示其规律和特点。

关键词:汉语 很多 很少

曾听到一位外国学生这样用汉语表述:“我来到中国以后有很多机会说汉语,但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却有很少机会说汉语。”前一句“有很多机会说汉语”表述正确,而后一句“有很少机会说汉语”就不符合汉语的语法了。再如,当留学生们知道“大连的冬天很少下雪”这样的句子以后,会很自然地“推导”出意思相反的句子——“大连的冬天很多下雪”,可这也显然是不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的。“很多”和“很少”属于反义同构的偏正词组,一般地说表达反义时,它们可以互换,可为什么有时可以用“很多”不可以用“很少”,而有时又只能用“很少”却不能用“很多”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其究竟。

一、语法功能差别

“很多”与“很少”是程度副词“很”与“多”、“少”组合而成的。因此,可先从“多”和“少”的差异入手。一般认为,“多”兼有三种词性:数词、形容词、副词;“少”兼有两种词性:形容词和副词。“多”可作数词用,

而“少”则不行。如:

多种原因/ * 少种原因

三尺多布/ * 三尺少布

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这两种结构的语法功能:

“很多+名词”可以做主语、宾语,如:

① 有一次李光头看见他们用上菜刀和斧子了,很多人鲜血淋淋,木头电线杆上、梧桐树上、墙壁上和街道上留下了他们的斑斑血迹。(余华《兄弟》)

② 他在这片湟水滩上的大小村庄里学到了很多。他参加了细致的语音调查,收集了几十首《少年》。(张承志《北方的河》)

但不能作谓语。因此,下面的说法是不符合汉语习惯的:

a. 桌上很多苹果。

因为“很多苹果”属名词性短语,而名词谓语句的成立是有条件的。除此,换个角度来看,“很多”是限制“苹果”的,属修饰的附加成分,如果原句成立,那么删去“很多”,“桌上苹果”也应成立。而事实上,“桌上苹果”更不像汉语的句子。所以正确的



说法应该是:

a'桌上有很多苹果。

“很少”不能直接放在名词之前修饰限制名词(如前所述),因此也就不存在“很少+名词”作主语和谓语的情况。下例两种说法均不成立:

b 这地方很少人来过。

c 操场上很少人。

它们的正确表达应该是在“很少”和“人”(名词)之间加上动词“有”,即:

b'这地方很少有人来过。

c'操场上很少有人。

这种情况下的“很少”是副词性词组,只能修饰“有”字结构,而不仅仅用来修饰限制“人”之类的名词。这一点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我们发现只有b'、c'这样的用法,而未有b、c那样的表达。如:

③ 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鲁迅《南腔北调集·祝〈涛声〉》)

④ 传庆笑道:“我们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来打网球。多半是晾满了衣裳,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鸦片烟。”(张爱玲《茉莉香片》)

因此,“很少”和“很多”与名词的关系可分别用下面的对立式表示:

I (有)+ 很多 + 名词

II 很少 + 有 + 名词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很少”的确不同于“很多”,它不能直接修饰限制名词。

二、语义差别

“有很多机会说汉语”可以说,而“有很少机会说汉语”却不可说,后者只能调整语序,说成“很少有机会说汉语”。这除了

前文分析的“很少”具有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的要求外,在语义上,它还存在着一些独有的特点。

从语义角度看,“很多”是表示肯定意义的,往“大量”方面说,如:

⑤ 长时期以来,很多中国文人总是寄希望于这样或那样的权力,依随于这样或那样的势力,以求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鲜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或者说是作家的主体意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王万铭《读张宗铭的〈女人 土匪 东洋狗〉》)

⑥ 《道德经》有很多似非而是的议论。而且认为柔弱胜刚强,主张处下、不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老子认为万物都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且又循环不息,终于返本复初的缘故。(林语堂《老子的智慧》)

“很少”是表示否定意义的,往“小量”方面说。如:

⑦ 霓喜听了,知道不是什么决策,他也不会把数目也筹划好了,可见是很少转圜的余地了,便冷笑道:“你这帐是怎么算的? 三个人过日子倒比一个人省。”(张爱玲《连环套》)

⑧ 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鲁迅《且介亭杂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动词“有”也是表示肯定意义的,因为它与它相对的“没有”是表示否定意义的。这样一来,根据语义配置的规律,表示肯定的“有”就不能与表示否定的“很少”顺向搭配,否则前后矛盾。即“有+很少”不成立。

三、词义差别

表面看来,这对词组的确存在着很典型的反义关系,但这却并不是全部的语言事实,确切地说,它们之间的所谓“反义”,是两个词语各自所具有的某一义项的“相

反”，而不是相同的字形所对应的词及其全部词义的“相反”。具体地说，在表示数量的多少时，“很多”与“很少”确实是一组反义词组，可以表示相反的意思，这一点正如前文所叙述的。然而，“很少”还是一个副词性词语，可以修饰动词，表示“不经常”的意思，在“很少下雪”这句话中就是这种用法。而“很多”却只具有形容词性，或者正如朱德熙先生在1989年第一期《汉语学习》发表的文章《很久、很长、很多》中所叙述的：“‘很多’的语法功能相同于数量词，能直接修饰名词（很多房子），或者放在主语的位置指代名词（很多是坏的）。”但总之“很多”是不能当副词使用的，也不表示“经常”的意思，因此不能修饰动词。“很多下雪”正是违反了汉语的这一规则，因此这句话不能成立。

这个表面看来实实在在的反义同构的偏正词组为什么在使用中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由汉语的特点造成的。

首先，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词形变化，不同类的词在书写形式上显现不出差异，这就使汉语的词类及其划分显得十分灵活，这正是“依句辨品”说的根据：我们往往无法仅从词形上判断出一个词的类别，而必须在具体的使用中去辨别。其次，汉语与其书写符号—汉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特殊：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一般也对应一个语素，有时就直接对应一个词。然而，汉语所具有的音节数远远少于语素和词的数目，这就造成了汉语中大量的同形语素和同形词，同一个书写形式就可能对应几个不同的词，这些词也就可能分属不同的

词类，如“花钱”的“花”与“花开了”的“花”、“红花绿叶”中的“红花”与中药名中的“红花”都属于这种情况。

同“花”一样，“很少”这个词组与它所对应的词组之间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相同的书写形式之中分别存在着“同形”而非“同词”的关系，它们在词类和意义上都有着本质的差异，作为副词性的“很少”是不可能与表示数量的形容词或朱德熙先生认为的具有数量词语法功能的“很多”形成反义关系的，因此用“很少下雪”搭配形式而“推导”出“很多下雪”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很多”和“很少”这两个反义同构的偏正词组无论在语法功能还是在语义理解上都不能形成工整的反义关系，而汉民族的人在长期的母语环境里会自然习得它们的用法特点，因此很少有人会去深究隐藏在它们后面的相应语法规律。但是外民族的人学习汉语除了要掌握其用法，更多的是要寻求其中的理据和规律，要刨根问底追寻出“为什么”。而本文就是尝试以“为什么”为视角来解析“很多”与“很少”在语法、语义及其具体运用上所存在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2]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4] 张维耿. “很多”与“很少”. 汉语学习, 1993(6): 12—14